

再生缘

陈端生 / 原著 佚名 / 改编 喻岳衡 / 校补

Zaisheng yuan

岳麓书社



小说在思想上与男尊女卑、父权制等封建礼教进行了斗争，对封建礼教束缚思想和行动进行了批判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，中国社会的思想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。在这一时期，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，并积极探索救国之路。这种思想上的觉醒和变革，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。

在艺术上，《再生缘》有山歌的成就，结构精巧，情节动人，文辞优美，叙事生动，描写细腻。

旧小说

再生缘

Zaisheng yuan



一九五三年，早已是中国一流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写了长文《论〈再生缘〉》，次年春最后定稿，文中称：“《再生缘》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，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。”“《再生缘》之文，质言之，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。”甚至认为元微之论杜诗中所称“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”，“属对律切”，《再生缘》之文可与之比美。而且还可以和印度、希腊及西洋的著名史诗比美。一九六一年，郭沫若在《序〈再生缘〉前十七卷校订本》中说，陈氏把《再生缘》“比之于印度、希腊的古史诗，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，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、波浪层出，从人物的性格塑造、心理描写上来说”，他认为“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、九世纪英、法的大作家们，如英国的司考特、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，实际上也未遑多让”。两位大师的评价，使《再生缘》如美玉在璞中，一旦展现在世人眼前，就光彩夺目，重新受到重视。

ISBN 7-80665-407-0



9 787806 654071 >

1·646 定价：16.00 元

老残记
PDG

再生缘

Zaisheng yuan

陈端生/原著

佚名/改编 喻岳衡/校补

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生缘 / (清) 陈端生著; 佚名改编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4

ISBN 7-80665-407-0

I. 再... II. ①陈...②佚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中国

—清代 IV. I 242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7596 号

再 生 缘

原 著: 陈端生

改 编: 佚 名

校 补: 喻岳衡

责任编辑: 丁双平

封面设计: 黄 朝

内文设计: 黄 朝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10号

电话: 0731-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200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90 × 1240毫米 1/32

印张: 10.25

字数: 341千字

印数: 1-6,000

ISBN 7-80665-407-0/I · 646

定价: 16.00元

承印: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高新区M1-3栋

邮编: 410013 电话: 0731-8807850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

PDG



前言

古典文学名著弹词《再生缘》，前十七卷为清代女诗人陈端生所著，她于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出生杭州，十八岁时在北京开始写作此书，二十岁时在山东完成了前十六卷，是年其母去世，即停止写作，“自从憔悴萱堂后，遂使芸缃彩笔捐”（第十七卷卷首语），二十三岁出嫁，“琴瑟喜同心好合，明珠早向掌中悬”（同前），三十岁时其夫因科场案获罪，被发配伊犁，“失群征雁斜阳外，羁旅愁人绝塞边。从此情伤情杳渺，年来肠断意犹煎”（同前），家庭变故与家事牵累，使她没有心思提起笔来，直到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才又续完第十七卷，从此辍笔，不久去世，终年约四十六岁，是一位不幸英年早逝的天才。现存的二十卷本的后三卷是清代另一位女作家梁德绳（楚生）所续补。陈端生除著有《再生缘》外，还著有《绘影阁诗稿》，惜已失传。

封建时代，弹词、鼓词等说唱文学被视为“村姑野媪惑溺”的“盲子弹词”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，《再生缘》作为手稿传抄时，虽然“惟是此书知者久，浙江一省遍相传”，并不为诗文大家所赏识，知者不多，其备受推崇，在文学史上给以应有的地位，实因受到陈寅恪、郭沫若两位大师的赞赏。

一九五三年，早已是中国一流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写了长文《论〈再生缘〉》，次年春最后定稿，文中称：“《再生缘》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，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。”“《再生缘》之文，质言之，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。”甚至认为元微之论杜诗中所称“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”、“属对律切”，《再生缘》之文可与之比美。而且还可以和印度、希腊及西洋的著名史诗比美。一九六一年，郭沫若在《序〈再生缘〉前十七卷校订本》中说，陈氏把《再生缘》“比之于印度、希腊的古史诗，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，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、波浪层出，从人物的性格塑造、心理描写上来说”，他认为“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、九世纪英、法的大作家们，如英国的司考特、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，实际上也未遑多让”。两位大师的评价，使《再生缘》如美玉在椟中，一旦展现在世人眼前，就光彩夺目，重新受到重视。

小说《再生缘》是根据弹词本改编而成，改编者力求忠实于原作，思想上



具有鲜明强烈的反封建意义,由于篇幅大大压缩,文字更为紧凑,而又大体上保持了原作的故事格局,未损害原作情节的完整。由于把韵文改为散文,适合更多读者的阅读习惯。

和弹词本一样,小说在思想上一反男尊女卑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观念,大胆歌颂了妇女敢于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思想和行动,书中描写元代成宗铁木耳时,云南昆明才女孟丽君,才高貌美,待字闺中,成为云南总督皇甫家和国戚刘家争聘的对象,孟丽君不屈服于刘家的权势和迫害,抗旨拒婚,离家出走,女扮男装,上京应试,得中状元,任翰林院修撰,后任兵部尚书,掌握兵权,进升宰相,率领百僚,掌握朝政。会试之年,又被钦点为大总裁,这些在封建时代只有男子才能担任的最高级官员,一个十八岁的弱女子竟然全担任了,而且应付裕如,干得非常出色,在朝中与父兄翁公为同僚,纳丈夫为门生,绝无畏怯之状,这样一位文武全才,远胜须眉男子。除孟丽君外,书中的女子如皇甫长华、卫勇娥、尹良贞等,也都具有反封建的叛逆精神,其聪明才智都胜于男子。卫勇娥不但女扮男装,还一度成为反贪官污吏和地方豪恶的绿林豪杰,栖身刀丛虎穴之中,面对官军压境,横戈跃马,视若等闲。书中这些女性形象一般都比男性形象生动。作者通过对这些杰出女性的歌颂赞扬,大胆批判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封建伦常。书中描写孟丽君等在封建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压迫下而真相暴露以后,最后只能仍然回到闺房,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,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的压迫妇女,扼杀人才,极不合理,表达了妇女要求挣脱封建束缚、求得自由解放、与男子具有平等权利的意志和愿望。

在艺术上,弹词本《再生缘》有出色的成就,结构精密,系统分明,情节曲折,文辞优美,叙事生动,描写细腻。小说基本上承袭了原书的结构和故事情节,但将原书近九十万字的篇幅压缩为不足四十万字,篇幅减少了一半以上。不用弹词形式,而用散文体的小说,可以避免通常的“对偶之文,往往隔为两截,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”之病,虽弹词《再生缘》系对偶之文,仍能融化贯通,终究不如散文体之灵活自由,因此虽篇幅大减,而未影响故事的完整,且更适合人们的阅读习惯。全书虽然篇幅仍大,人物众多,情节复杂,读下去仍然线索清楚,首尾贯通,波澜起伏,引人入胜。

但是由于小说系根据弹词本改编,原书在思想上的局限和缺点也仍然存在,《再生缘》在思想上的闪光点是它的反封建意义,主人公孟丽君对



封建传统观念和封建制度的叛逆精神，可是她用的武器仍然是封建主义。诚如郭沫若在《〈再生缘〉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》中所说的：“她是扶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，扶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，扶君威而不认父母，扶师道而不认丈夫，扶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。”她的叛逆思想并未突破封建主义的范围，甚至还把封建贞操观念提高到了不适当的程度，如苏映雪竟因所谓梦中誓盟而要为皇甫少华守节，对师道尊严也极尽渲染之能事，诚然这是孟丽君之所以为孟丽君，是典型环境下的悲剧性格的充分体现，但对某些封建道德的过分强调，对爵禄名位的过多渲染，对宿命论的宣扬（书中主要人物都是上界神仙，他们的兴衰际遇都是早已注定了的），这是时代也是作者思想的局限。

在艺术上改编者着力于故事情节的粗线条叙述，缺少对人物的细致描写。本来弹词本不仅文辞优美，而且叙事生动，描写细腻，人物的性格、心理，声音笑貌，都有出色的描写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改编本则大为逊色。特别是对她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发展过程，原书描写得细致真实，而在改编本中则没有写出。对孟丽君这个中心人物，原书除从多方面反映她的绝代姿容与旷代才华外，还描绘了她思想感情、内心世界的变化，性格的发展，其间脉络分明，合情合理。如她和皇甫少华的关系，在少华未到京比武夺魁以前，对这位未婚夫并未见过，仅从苏映雪口中得知一些大概情况，连“一见钟情”的感情基础也没有，她之所以抗旨拒婚，改装应试，完全是女不二夫的封建节烈观的教育，自负才华，可以改装夺魁救夫；但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与皇甫少华的行事，她的思想也有了变化，最突出的是皇甫少华请求成宗赦免除刘奎璧外的刘捷一家，与刘燕玉正式成亲，深深刺伤了她的感情，因而喊出了“父母之仇竟是忘，随朝保奏恳君王。刘侯夫妇蒙恩赦，半月中，奉旨成婚入洞房。守义一端忘却了，可见得，男儿容易变心肠”。因而决心“从今索性不言明，鳞玉威风过一生”。“自此安然居相位，少不得，孝心未尽尽忠心。调和鼎鼐君臣职，整理阴阳佐圣君。何须嫁方为要，就做个，一朝贤相也传名”。什么夫为妻纲，男婚女嫁，人之大伦，统统一扫而光。

改编者未考虑到孟丽君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，仍停留在原来的状态，似乎她对此无动于衷，对此校补本作了一些补充，如当素华说到：“忠孝王如此薄情，且待十年后改装，只是教他贪近反远了。”郾相曰：“不须十年方始改装，且再作三年大臣，以报朝廷之恩，即可改装。”这不符合原



书对孟丽君性格的描写。因此校补本改为郦相曰：“姐姐说得不差，他竟是忘了父母之仇，守义之誓。现今刘侯夫妇既蒙恩赦，半月之内，他就要奉旨成婚，进入洞房，可见得男儿容易改变心肠，我如今索性不言明，就这样蟒袍玉带，过此一生，做一朝贤相，佐圣君调和鼎鼐，燮理阴阳，使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，以报朝廷之恩，岂不甚好，何必定要嫁个丈夫呢？”

在弹词本中，孟丽君的这一思想继续有所表白，有所发展，且更见坚定。请听她归家认母对父母说的一番话吧，她说：“爹娘呵，世人说做了妇道家，随夫荣辱。想当初，孩儿不避风尘，全身远走，也算与皇甫门中同受患难了。今日伊家烘然而发，孩儿倒不在乎与他同享荣华。丽君虽则是裙钗，现在而今立赤阶。浩荡深恩重万代，惟我爵位列三台。何须必要归夫婿，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？况有那，宰臣官俸巍巍在，自身可养自身来。”是的，她已官居极品，位列三台，荣华富贵，应有尽有，什么夫荣妻贵，正室王妃，在封建社会妇女所企求并视为莫大显荣的，对她已不复萦怀，她的高官厚禄，对王府的安富尊荣也视为平常，因而说出了“何须必要归夫婿”。孟丽君的思想观点也就是陈端生自己的思想观点，她认为只要妇女有了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，同样可以任宰相，掌兵权，才能还可在男子之上，同样可以独立，完全不必依靠男子，这是对男尊女卑、夫为妻纲的彻底否定。陈端生因丈夫犯事的连累，使她长期“日坐愁城凝血泪，神飞万里阻风烟”，不难设想，如果女子与男子有同等应考做官的权利，以她的才华，是不可能随夫贵随夫贱的，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。身世之感与个人的才华，使她迸发出不平之鸣，思想高度远远超过时人。

改编本对孟丽君这一心理状态的发展变化，也提到了，但不如原本的透彻与淋漓尽致，因而校补本在“恩遇极矣”之后加了这样一段：“世人说做了妇道家，随夫荣辱。今日伊家烘然而发，孩儿倒不在乎与他同享荣华。丽君虽是女子，而今位列三台，何须必归夫婿。以女儿今日之位，就是正室王妃，岂再挂怀？宰臣官俸极厚，虽王府安富尊荣，又何须钦慕？还有一件，孩儿曾官拜兵部尚书，念少华功名未就，奉旨挂榜招贤，孩儿为主考官，点他为头名武状元。丽君便是他的老师。自古至今，哪有老师嫁与门生的？”这样就比较与原书接近，体现了孟丽君思想所达到的高度，亦即体现陈大师所说的陈端生为“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”。

小说本虽大体上体现了弹词本的故事格局，保留了原书中的主要情



节，但也有的情节偏离原书的情节，偏离了作者原意，显得很不合理，对此校补本根据原书作了适当改动，使之符合原意，较为合理。书中关于刘捷通敌一事，原书是这样写的：“闻听上邦连次败，特传一计与将军。伊家合我冤仇大，欲借君威息此嗔。如若中军难抵敌，竟将那亭山卫焕绑临城。王华勇达如关切，不肯投降也退兵。”后皇甫少华平番奏凯，准备班师回朝，向朝廷上血本申明冤屈，也说刘捷与番邦元帅邬必凯密书，内云：“今元帅王华、先锋韦勇达，皆卫焕、亭山二人之子，若到紧急难敌之时，竟将其父绑赴城门处斩，王华等父子关心，欲救亭山、卫焕之命，就便不降，亦必有退矣。”很显然刘捷的阴谋是公报私仇，借敌人之手杀害自己的仇人。然而到了小说中，第四十二回中说刘捷“写密书与邬必凯，言伊自己见元朝成宗年轻暗弱，奸臣当权，天命当归于贵国，故欲献降顺天”，“伊自己就荐一个心腹门生为帅来征，那时诈败，引尔等人马上山，直到京城，我即开城接应，杀了昏君，夺了天位”。这样就由公报私仇变为阴谋弑君叛国的弥天大罪，在封建时代是要诛九族的，不管成宗如何“宽仁”，也决不可能赦刘捷一门。改编者也可能考虑到这一点，到第四十四回中，皇甫少华等上书成宗时，又无刘捷通番阴谋弑君叛国的情节，仍只是公报私仇。这样就前后不一，因而校补本根据弹词本将刘捷阴谋弑君叛国的情节删去，使之符合情理，前后一致。

前面说过，改编本只着重于故事情节的叙述，缺少对人物传神的细致描写，因而性格、心理、声音笑貌，都远不如原书传神。对此校补本根据原书作了一些补充，力求在不影响改编本结构的情况下，补充一些原书对人物的出色描写，但也非常有限。至于原书中存在的在历史真实性和地理知识等方面的很多缺点，如郭沫若所指出的，元代的汉人地位很卑下，而“在《再生缘》中，元帝竟接连以汉人为后，且在朝廷中担任王侯将相的都是汉人，而且都是南方的汉人，此外却看不见有什么显赫的蒙古人。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。从地理上来说，她同样不顾实际。元时，北京只是陪都，而她把它写成了清代的北京。由云贵到北京，可以一直走水路。由云贵或荆襄到北京，要经过浙江的温州。再如海船上可以骑马作战，朝廷上可以赐坐花墩，服装是舞台上的服装，制度是清时代的制度，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点”。这些缺点，小说本都基本承袭下来了，原本从荆襄到北京，路过浙江的温州，小说将温州改为山东青州，也仍然不合理。又诚如郭沫若所言：“尤其违背历史地理的真实，那更差不多是旧时代小说家的通



病。”不必过分苛求。

本书改编者已经佚名，这次只是对改编本作个别情节的修改和较多文字的补充，基本上未删改小说原文，至少不会点金成石或面目全非，也就是基本上不影响原书本来面貌。但这样做是否恰当，尚待读者的鉴定和指正。

喻岳衡

一九九七年三月

新平知覺

PDC

略论《再生缘》之思想、结构、文词

兹论陈端生写作《再生缘》之经过既竟，请略论《再生缘》之思想、结构、文词三点于下：

(一)思想：今人所以不喜读此书之原因颇多，其最主要者，则以此书思想陈腐，如女扮男装、中状元、作宰相等俗滥可厌之情事。然此类情事之描写，固为昔日小说弹词之通病，其可厌自不待言，寅恪往日所以不喜读此等书者，亦由此故也。年来读史，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，遂取《再生缘》之书，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，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沈隐，玩味《再生缘》文词之优美，然后恍然知《再生缘》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，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。夫当日一般人所能取得之政治上最高地位为宰相，社会上最高地位为状元，此两事通常皆由科举之途径得之，而科举则为男性所专占之权利，当日女子无论其才学如何卓越，均无与男性竞争之机会，即应试中第、作官当国之可能。此固为具有才学之女子心中所最不平者，而在端生个人，尤别有更不平之理由也。当清代乾隆之时，特崇奖文学，以笼络汉族，粉饰太平，乾隆初年博学鸿词科之考试，即是一例。（此科之发起虽在雍正时，而高宗即位后，继续于乾隆元年二月谕，给发先期到京应试者膏火银两。又于临试之期，以天气渐寒，着在保和殿内考试。此皆足表示特重是科之意，其藉文词科试以笼络汉人之用心，亦可窥见矣。）此科试题较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特难，其得中式者，不过十五人，当时以文章知名之士，如袁简斋之流，虽预试，而未获选，其难可以推见也。端生之祖句山，即由此华选，望重当世。端生在幼年之时，本已敏慧，工于吟咏，自不能不特受家庭社会之熏习及反应。其父玉敦伯父玉万辈之才学似非卓越。（寅恪未能多见玉敦作品，自不敢确言，然丁申丁丙《杭郡诗辑》三辑一〇，载有玉敦挽天都汪复斋先生五古一首，观其诗，仍是紫竹山房之派，与绘影绘声姊妹之作才华绚丽者，固区以别矣。）至于其弟安生春生桂生等，当时年尚幼稚，《香树类征》一九七《疆臣》四九《陈桂生传》止载桂生卒于道光二十年，而不言其寿至何岁。但据《紫竹山房文集》一五《冢妇吴氏行略》所述玉万纳妾林氏即桂生之母事推计之，则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初撰《再生缘》时，

桂生之年龄至多不过十岁上下耳。)亦未有所表见,故当日端生心目中,颇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长生。然则陈氏一门之内,句山以下,女之不劣于男,情事昭然,端生处此两两相形之环境中,其不平之感,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。职此之故,端生有意无意之中,造成一骄傲自尊之观念,此观念为他人所不能堪,在端生亦未尝不自觉,然固不屑顾及者也。如《再生缘》第三卷第九回云:

已废女工徒岁月,因随母性学痴愚。芸窗纸笔知多贵,秘室词章得久遗。不愿付刊经俗眼,惟怜(寅恪案,坊间铅印本“怜”作“将”似更佳)存稿见闺仪。

(此节谭正璧《中国女性文学史》下册第七章第四节已论及。)

可见端生当戏写《再生缘》时,他人已有不安女子本分之议论。故端生著此一节,以示其不屑顾及之意。“因随母性学痴愚”之语,殆亦暗示不满其母汪氏未能脱除流俗之见也。《再生缘》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,故孟丽君之性格,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,遂于不自觉中,极力描绘,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。

观《再生缘》第十卷第三九回述皇甫少华迎娶得燕玉一节云:

皇甫家忠孝王的府第造于外廊营内,阮京兆大人的私衙却在烂面胡同,这边迎亲的花轿转来,正从米市胡同孟家龙图相国的衙门前经过。

及同书第一一卷第四一回中,述刘燕玉至孟丽君之父母孟士元韩氏家,拜认为孟韩之继女时,士元送燕玉至厅院前,其言曰:

咧!人夫们,轿子抬稳呵!

连日晴明雪水流,泥泞一路是车沟。小心仔细休轻忽,外廊营,进口艰难我却愁。

然则皇甫少华家在外廊营,即是孟丽君终身归宿之夫家在外廊营,据上引《陈句山年谱》乾隆三十五年条,知陈兆仑亦寓外廊营。端生乾隆三十三年秋间初写《再生缘》时,即在外廊营宅也。端生无意中漏出此点,其以孟丽君自比,更可确定证明矣。至端生所以不将孟丽君之家,而将皇甫少华之家置于外廊营者,非仅表示其终身归宿之微旨,亦故作狡狴,为此颠倒阴阳之戏笔耳。又观第一七卷第六七回中孟丽君违抗皇帝御旨,不肯代为脱袍。第一四卷第五四回中孟丽君在皇帝之前,面斥孟士元及韩氏,以致其父母招受责辱。第一五卷第五七回中孟丽君夫之父皇甫敬欲在丽君前屈膝请行,父

亲为丽君挽轿。第八卷第三十回中皇甫敬撩衣向丽君跪拜。第六卷第二二回，第二三回，第二四回，及第一五卷第五八回中，皇甫少华即孟丽君之夫，向丽君跪拜诸例，（寅恪案，端生之祖兆仑于雍正十三年乙卯考取内阁中书一名，又于乾隆元年丙辰考取博学鸿词科。至乾隆十七年壬申，副兵部侍郎观保典顺天武乡试，此科解元顾麟即于是年中式会元状元，为武三元。可参《紫竹山房文集》八《顺天武乡试录后序》、一九《顺天武乡试策问》，及《陈句山先生年谱》有关诸年等条。《再生缘》中述孟丽君中文状元，任兵部尚书，考取皇甫少华为武状元，岂端生平日习闻其祖门下武三元之美谈，遂不觉取此材料，入所撰书，以相影射欤？）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，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。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，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，俱足惊世骇俗，自为一般人所非议。故续《再生缘》之梁德绳于第二十卷第八十回中，假皇甫敬之口斥孟丽君，谓其“习成骄傲凌夫子，目无姑舅乱胡行”。作《笔生花》之邱心如于其书第一卷第一回中，论孟丽君之失，谓其“竟将那，劬劳天性一时捐。阅当金殿辞朝际，辱父欺君太觉偏”，可为例证也。噫！中国当日知识界之女性，大别之，可分为三类，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。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。至于第三类，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，即其本身之写照，亦即杜少陵所谓“世人皆欲杀”者。前此二类滔滔皆是，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。抱如是之理想，生若彼之时代，其遭逢困厄，声名湮没，又何足异哉！至于神灵怪诞之说，地理历史之误，本为吾国小说通病，《再生缘》一书，亦不能免。然自通识者观之，此等瑕疵或为文人狡狴之寓言，不可泥执，或属学究考据之专业，更不必以此苛责闺中髫龄戏笔之小女子也。

（二）结构 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，一篇之文，一首之诗，其间结构组织，出于名家之手者，则甚精密，且有系统。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，即使出自名家之手，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，汇为一书耳。其中固有例外之作，如刘彦和之《文心雕龙》，其书或受佛教论藏之影响，以轶出本文范围，故不置论。又如白乐天之新乐府，则拙著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新乐府章中言之已详，亦不赘论。至于吾国小说，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。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，凡吾国著名之小说，如《水浒传》、《石头记》与《儒林外史》等书，其结构皆甚可议。寅恪读此类书甚少，但知有《儿女英雄传》一种，殊为例外。其书乃反《红楼梦》之作，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，往往轻视之。然其结构精密，颇有系统，转胜于曹书，在



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，为罕见之著述也。哈葛德者，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，并非高品，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，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，至比之史迁。能读英文者，颇怪其拟于不伦。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熏习，甚知结构之必要，而吾国长篇小说，则此缺点最为显著，历来文学名家轻视小说，亦由于是。（桐城派名家吴肇甫序严译《天演论》，谓文有三害，小说乃其一。文选派名家王壬秋鄙韩退之、侯朝宗之文，谓其同于小说。）一旦忽见哈氏小说，结构精密，遂惊叹不已，不觉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马子长相比也。今观《再生缘》为续《玉钏缘》之书，而《玉钏缘》之文冗长支蔓，殊无系统结构，与《再生缘》之结构精密，系统分明者，实有天渊之别。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，何以得至此乎？总之，不支蔓有系统，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，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，文字剪裁，亦可整齐。若是长篇巨制，文字逾数十百万言，如弹词之体者，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，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，以寅恪所知，要以《再生缘》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。端生之书若是，端生之才可知，在吾国文学史中，亦不多见。但世人往往不甚注意，故特标出之如此。韩退之云：“发潜德之幽光。”寅恪之草此文，犹退之之意也。

（三）文词 《紫竹山房文集》七《才女说》略云：

世之论者每云，女子不可以才名，凡有才名者，往往福薄。余独谓不然。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，古来薄福之女，奚啻千万亿，而知名者，代不过数人，则正以其才之不可没故也。又况才福亦常不相妨，娴文事，而享富贵以没世者，亦复不少，何谓不可以才名也。诚能于妇职余闲，流览坟索，讽习篇章，因以多识故典，太启性灵，则于治家相夫课子，皆非无助。以视村姑野嫗惑溺于盲子弹词，乞儿说谎，为之啼笑者，譬如一龙一猪，岂可以同日语哉？又《经解》云：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由此思之，则女教莫诗为近，才也而德即寓焉矣。

寅恪案，句山此文殊可注意，吾国昔时社会惑于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之谬说，虽士大夫之家，亦不多教女子以文字。今观端生、长生姊妹，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，则句山家教之力也。句山所谓“娴文事，享福贵”者，长生庶几近之。至若端生，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“女子不可以才名，凡有才名者，往往福薄”，悲夫！句山虽主以诗教女子，然深鄙弹词之体。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，可不深论。所可笑者，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际，暗中偷撰《再生缘》弹词。逮句山返京时，端生已挟其稿往登州以去，此老不久病没，遂终身不获见此奇书矣。即使此老三数年后，犹复健在，孙女辈日侍其侧者，而端生亦必不

敢使其祖得知其有撰著村姑野媼所感溺之弹词之事也。不意人事终变，“天道能还”，（《再生缘》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云：“问天天道可能还。”）《紫竹山房诗文集》若存若亡，仅束置图书馆之高阁，博雅之目录学者，或略知其名，而《再生缘》一书，百余年来吟诵于闺韩绣阁之间，演唱于书摊舞台之上。近岁以来虽稍衰歇，不如前此之流行，然若一取较其祖之诗文，显著隐晦，实有天渊之别，斯岂句山当日作《才女说》痛斥弹词之时所能科及者哉！今寅恪殊不自量，奋其薄陋，特草此文，欲使《再生缘》再生，句山老人泉底有知，以为然耶？抑不以为然耶？

《再生缘》之文，质言之，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。关于天竺希腊及西洋之长篇史诗，与吾国文学比较之问题，以非本文范围，兹不置论。仅略论吾国诗中之排律，以供读《再生缘》者之参考。

《元氏长庆集》五六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》略云：

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，时人谓之李杜。予观其壮浪纵恣，摆去拘束，模写物象，及乐府歌诗，诚亦差肩于子美矣。至若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，大或千言，次犹数百，词气豪迈，而风调清深，属对律切，而脱弃凡近，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，况堂奥乎？

姚鼐《今体诗钞序目》略云：

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，不可谓少。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，穿贯往复如一线，不觉其多。读五言至此，始无余憾。余往昔见〔钱〕蒙叟笺，于其长律，转折意绪都不能了，颇多谬说，故详为诠释之。

同书五言六杜子美下注略云：

杜公长律有千门万户开阖阴阳之意。元微之论李杜优劣，专主此体。见虽少偏，然不为无识。自来学杜公者，他体犹能近似，长律则愈邈矣。〔元〕遗山〔论诗绝句〕云：“〔排比铺张特一途，文章如此亦区区。〕少陵自有连城璧，争奈微之识珉玞。”有长律如此，而目为珉玞，此成何论耶？杜公长律旁见侧出，无所不包，而首尾一线，寻其脉络，转得清明，他人指成褊隘，而意绪或反不逮其整晰。

寅恪案，微之惜抱之论精矣，兹不必再加引申，以论杜诗。然观吾国佛经翻译，其偈颂在六朝时，大抵用五言之体，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。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，宗教宣传，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，此不待详论者也。职是之故，白香山于作《秦中吟》外，更别作新乐府。《秦中吟》

之体乃五言古诗，而新乐府则改用七言，且间以三言。新求适应于当时民间歌咏，其用心可以推见也。（可参拙著《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》章。）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，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，故微之措论少陵五言排律者，亦可以取之以论弹词之文。又白香山之乐府及后来摹拟香山，如吴梅村诸人之七言长篇，亦可适用元姚之说也。弹词之作品颇多，鄙意《再生缘》之文最佳，微之所谓“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”、“属对律切”，实足当之无愧，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，则较“大或千言，次犹数百”者，更不可同年而语矣。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、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，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。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，其精深博大，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，然止就文体立论，实未有差异。弹词之书，其文词之卑劣者，固不足论。若其佳者，如《再生缘》之文，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，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，至少同一文体。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，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，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，复未能取《再生缘》之书，以供参证，故噤不敢发，荏苒数十年，迟至暮齿，始为之一吐，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讥笑也。

抑更有可论者，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，不同之处甚多，其最特异之点，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。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，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。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，然有一点可以确言，即对偶之文，往往隔为两截，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。若为长篇，或非长篇，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，其缺点最易显著，骈文之不及散文，最大原因即在于是。吾国昔日善属文者，常思用古文之法，作骈俪之文，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，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，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。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，故文章亦臻上乘，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。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，当以庾子山《哀江南赋》为第一。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，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（《浮溪集》一三）为第一。此文篇幅虽不甚长，但内容包涵事理既多，而文气仍极通贯，又此文之发言者，乃先朝被废之皇后。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，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，本非合法，不易立言。但当日女真人汴，既悉数俘虜赵姓君主后妃宗室北去，舍此仅遗之废后外，别无他人，可藉以发言，建立继统之君，维系人心，抵御外侮，情事如此，措词极难，而彦章文中“虽举族有北辕之衅，而敷天同左袒之心”两句即足以尽达旨。至于“汉家之厄十世，宜光武之中兴，献公之子九人，惟重耳之尚在”，古典今事比拟适切，固是佳句。然亦以语意较显，所以特为当时及后世所传诵。职是之故，此文可认为宋四六体中之冠也。庾

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，其不可及之处，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，于一篇之中，能融化贯彻，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，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，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。故此等之文，必思想灵活之人始得为之，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，而思想不离于方野之间者，便能抄笔成篇也。今观陈端生《再生缘》第一七卷中自序之文，（上文已引。）与《再生缘》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，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，其所以致此者，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，虽或胜于端生，而端生之思想自由，则远过于楚生。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，内容繁复，如弹词之体者，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，以运用贯通于其间，则千言万语，尽成堆砌之死句，即有真实情感，亦堕世俗之见矣。不独梁氏如是，其他如邱心如辈，亦莫不如是。《再生缘》一书，在弹词体中，所以独胜者，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，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，有以致之也。故无自由之思想，则无优美之文学，举此一例，可概其余。此易见之真理，世人竟不知之，可谓愚不可及矣。

端生《再生缘》之文如此，则平日之诗文亦非凡俗，可以推见。惜其所著《绘影阁集》，无一字遗传，袁简斋在乾隆时，为最喜标榜闺阁诗词之人。而其所编著之《随园诗话》、《随园女弟子诗》及《同人集》等书，虽载陈句山、陈长生之诗，而绝不及端生一字，岂出于长生之不愿，抑或简斋之不敢，今不能确言。颇疑《再生缘》中，其对句之佳者，如第一七卷首节中“隔墙红杏飞晴雪，荫榻高槐覆晚烟”、“午绣倦来还整线，春茶试罢更添泉”之类，即取《绘影阁集》中早年诗句足成。若此推论不误，则是《绘影阁集》尚存一二于天壤间，亦可谓不幸中之幸也。至于“绘影阁”之取名。自与“绘影绘声”之成语有关，而长生之集名《绘声阁》，即从其姊之集名而来，固不待论。然“绘影”一词，或与其撰著弹词小说，描写人物“惟妙惟肖”之意有关。又或端生自身亦工绘画，观其于《再生缘》第三卷第十回中，描写孟丽君自画其像一节，生动详尽，乃所以反映己身者耶？（可参《再生缘》第一六卷第六三回太后命孟丽君画送子观音一节。）前引长生寄外诗云：“年来心事托冰纨。”又有《织素图》及《桂馨图》（可参吴昌绶《松邻遗集》六《题桂馨图后》及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一八五《陈长生诗选附诗话》）等之记载流传，则长生之工画，由于叶绍桢之渐染，或受其姊之影响，俱不可知，姑记于此，更俟详考。

节录自陈寅恪《论〈再生缘〉》